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二十世纪外



〔英〕曼斯菲尔德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陈良廷 郑启吟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陈良廷 郑启吟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6 字数 250,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4,500 册

书号：10188·409 定价：(五)1.30 元



曼斯菲尔德

目 次

花园茶会	冯钟璞译	1
一杯茶	陈良廷译	19
罗莎蓓儿惊梦记	陈良廷译	29
求职女	唐逸译	36
女主人的贴身女仆	黄果忻译	53
金丝雀	陈良廷译	60
巴克妈妈的一生	王知还译	64
洋娃娃的房子	王知还译	73
阳阳和亮亮	方平译	83
小姑娘	方平译	92
六便士	陈良廷译	98
起风了	陈良廷译	106
鸽子先生和夫人	陈良廷译	112
稚气可掬,但出于天然	郑启吟译	122
画册的一页	郑启吟译	145
花朵	方平译	152
陌生人	郑启吟译	157
幸福	刘文澜译	172

理想家庭	· · · · ·	陈良廷译	189
毒药	· · · · ·	洪 怡译	197
雷金纳德的一天	· · · · ·	陈良廷译	204
苜蓿泡菜	· · · · ·	汤 真译	216
第一次舞会	· · · · ·	冯钟璞译	225
唱歌课	· · · · ·	陈良廷译	233
布里尔小姐	· · · · ·	郑启吟译	240
莫斯小姐的一天	· · · · ·	筱 璋译	246
夜深沉	· · · · ·	黄杲斡译	258
苍蝇	· · · · ·	陈良廷译	262
土耳其浴	· · · · ·	黄杲斡译	269
序曲	· · · · ·	刘文澜译	276

笔端蕴秀,如见其人 · · · · · 方 平 331

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艺术

花园茶会

那天天气终究是恰如人意。就是预先定制，也不会有更完美的天气来开花园茶会了。温煦和暖，没有风，也没有云，蓝天上笼着淡淡的金色的烟霭，象初夏时节有时那样。天刚黎明，园丁就起来修剪、清理草坪，直到整片草地和种矢菊的深色平坦的玫瑰形花坛都似乎在发光。至于玫瑰，你禁不住会觉得，它们是了解这一点的：在花园茶会上，只有玫瑰引人注目，只有玫瑰尽人皆知。玫瑰在一夜之间，开放了几百朵，是的，足有几百朵。绿色的枝茎给压得弯了下来，仿佛接受过仙人的拜访。

早点还没有完，搭帐篷^①的工人就来了。

“帐篷该搭在哪儿，母亲？”

“亲爱的孩子，不用问我。今年这些事，我决定都让你们孩子管。别想着我是你们母亲，就把我当做贵客好了。”

但是梅格不可能去管那些人。早餐前她洗了头，正坐着喝咖啡，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深色的湿发髻一边一个地贴在脸上。那蝴蝶似的乔丝，总是穿着绸衬裙和一件短晨衣就下楼来。

“萝拉，非你去不可了。你有艺术眼光。”

萝拉飞开去了，还拿着她那块黄油面包。有个借口在户外吃东西多香甜，再说，她乐意管事，她总觉得她能比别人安排得好。

四个人站在花园小路上，聚在一起，只穿着衬衫。他们拿着

卷着帆布的木架子，背着大工具袋，看上去很神气。萝拉现在希望她没有拿那片黄油面包，但是没有地方搁，也不能扔掉。她走近他们时，努力板着脸，甚至装做有点近视，脸上泛起了红晕。

“早安，”她说，模仿着她母亲的声调。但是听来非常娇揉造作，她很不好意思，象个小女孩似的结结巴巴地说：“噢——呃——你们来——是搭棚的事吗？”

“对了，小姐，”工人中最高的一個说。他是个脸上满是雀斑的瘦高小伙子。他移动一下工具袋，把草帽推到脑后，向下朝她微笑。“就是来搭棚的。”

他的微笑是这样随和，这样友好，使得萝拉恢复了常态。他有多么可爱的眼睛，不大，可是那样的深蓝色！于是她看着其他几个人，他们也都在微笑。“高高兴兴的，我们不会咬人。”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说。工人多么可爱！多么美妙的早晨！她不当提起早晨；她得象个办事的样儿。那帐棚。

“好吧，放在百合花圃那边怎么样？行吗？”

她用没有拿面包的手指着百合花圃。他们转脸朝那边看。一个小胖子努出了下唇，高个子皱眉了。

“我不喜欢，”他说。“不够显眼。你知道吧，象帐棚这样的东西，”他毫不拘束地转向萝拉，“得搁在一个地方，就象在你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了一拳似的。你懂吗？”

萝拉的教养使她纳闷了一会儿，一个工人对她说什么往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一拳，是不是够尊重？但是她确实懂他的话。

“放在网球场的一角吧，”她提议。“不过乐队要占另一个角

① 新西兰、澳大利亚一带，节日或宴会时，常在户外用帆布搭棚，无壁，不同于帐篷，姑译为帐棚。

的。”

“哼，还要有乐队，是吧？”另一个工人说。他的脸色苍白，形容憔悴，深色的眼睛打量着网球场，他在想什么？

“只不过是个很小的乐队，”萝拉温和地说。如果乐队很小，或许他不会太介意。但是高个子插话了。

“喂！小姐，那儿才是个地方。那些树前头。那边。效果会好的。”

在卡拉卡树^①前面。那么卡拉卡树就看不见了。那些树很可爱，叶子宽大、发亮，还有一串串黄色的果实。它们就象你想象中的长在荒岛上的树，骄傲，孤独，在沉默的辉煌里把树叶和果实举向太阳。它们必须让帐棚遮住吗？

它们就得被遮住。工人们已经扛起帆布卷走过去了。只有高个子落在后面。他弯身捏着熏衣草的嫩枝，然后闻着拇指和食指上的香气。萝拉看见这姿势很觉惊奇，他居然在乎这些——在乎熏衣草的香气。她认识的人里有几个会这样做？工人们真是可爱得出奇，她想。为什么她不能有工人朋友呢？他比那些和她跳舞，每个星期天夜晚来吃晚饭的傻头傻脑的青年们强多了。她和这样的人会相处得好得多。

高个子正在一个信封背面上画着什么，那是要系起来或是留着挂起来的什么东西。萝拉认定一切过错都在那悖情背理的阶级差别。在她这方面，她可没有感觉到这种差别。一点儿也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于是传来了木锤敲打的嘭嘭声。有人吹口哨，有人唱起歌来：“你就在那儿么？伙伴儿！”“伙伴儿！”

① 卡拉卡树：一种新西兰树木，种子蒸熟干燥后可食，生时有毒，果实呈橙黄色。

其中包括了多少友谊，多少——多少——。只为了证明她有多么快活，让高个子看看她有多么自在，而且她是多么蔑视愚蠢的习俗，萝拉瞪着这张小小的画儿，大大地咬了一口黄油面包。她觉得自己就象个女工。

“萝拉，萝拉，你在哪儿？电话，萝拉！”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

“来啦！”她滑了开去，掠过草坪，上了小路，上台阶，穿阳台，进了门廊。在门厅里，她的父亲和劳利正在刷帽子，准备上班去。

“喂，萝拉，”劳利很快地说，“在下午以前，你看看我的上衣好吗？看要不要熨一下。”

“好吧，”她说。忽然间她止不住自己，跑向劳利，轻轻地迅速地拥抱他一下。“噢，我真爱宴会，你呢？”萝拉说着，几乎喘不过气来。

“还可以，”劳利那热情的，孩子气的声音说，他也抱了妹妹一下，然后轻轻一推。“快去接电话吧，傻姑娘。”

电话。“是的，是的，噢，是的。基蒂吗？早安，亲爱的。来吃午饭？千万来，亲爱的。当然高兴。午饭很凑合——只有些干三明治和碎的蛋白甜饼，还有些什么剩东西。是的，真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早晨，不是吗？你的白衣服？我当然应该了。等一会儿，别挂断。母亲在叫。”萝拉往后靠了靠。“什么？母亲？听不见。”

薛立丹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下来。“告诉她戴上那顶漂亮帽子，她上星期天戴的。”

“母亲说，要你戴那顶漂亮帽子——你上星期天戴的。好。一点钟。再见。”

萝拉放回话筒，举起两臂伸了个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手臂张开放下。“唉。”她叹了口气，叹气过后她立即很快坐起来。她平静地倾听着。房子里所有的门似乎都打开了。轻捷的脚步和这里那里的话音使得房子里充满了生气。通往厨房一带的包着绿毡的门开了又关上，发出闷住的声音。这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嘎嘎声。那是在推动沉重的钢琴，琴身下不灵活的小轮子在响。空气真好！如果你停下来留心一下的话，是否空气总是这样呢？轻风在追着玩，从窗顶进来，又从门里出去。小小的两点阳光，一点在墨水瓶上，一点在银相框上，也在嬉戏。可爱的小小的光点。特别是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它是温暖的。一颗小的温暖的银星。她简直想吻它。

前门铃响了，楼梯上传来塞迪的印花布裙窸窣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低低地说什么。塞迪不在意地回答：“我真不知道。等等，我去问薛太太。”

“什么事，塞迪？”萝拉走进门廊。

“是花店的人，萝拉小姐。”

果然是的。一进门处放着一个大浅盘，满装着粉红的盆栽百合。只有这一种，没有别的，只有百合——美人蕉百合，粉红色的大花朵，正在盛开，光辉夺目，在光润的深红色的茎上，活泼的生意咄咄逼人。

“噢，塞迪！”萝拉说。声音象是轻轻的呻吟。她蹲下来，似乎要用百合的光焰温暖自己；她觉得它们在她的手指里，在她的嘴唇上，在她的胸中生长着。

“弄错了。”她含糊地说。“没有人定过这么多。塞迪，去请母亲来。”

就在这时薛立丹太太来了。

“没有错。”她平静地说。“对的，是我定的花。这些花不是很可爱吗？”她按一按萝拉的手臂。“昨天我走过花店，看见橱窗里放着这些花。我忽然想，一辈子就这一回，我要有足够的美人蕉百合。花园宴会是个好借口。”

“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想干预。”萝拉说。塞迪已经走了。花店的人还在外边运货车旁。她搂住母亲的脖子，轻轻地，很轻地，咬母亲的耳朵。

“亲爱的孩子，你不会喜欢一个一板一眼的母亲的，你会吗？别这样。送花的人在这儿呢。”

他仍在搬进花来，另一满盘。

“请把花儿摆好，就在一进门的门廊两边。”薛立丹太太说。“萝拉，同意吗？”

“噢，好极了，母亲。”

在休息室里，梅格，乔丝和矮个儿的好汉斯终于把钢琴搬好了。

“要是我们把这睡椅靠墙放着，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去，只留椅子。你们觉得怎样？”

“行。”

“汉斯，把这些桌子都搬到吸烟室去，拿个扫帚来扫掉地毯上的痕迹——慢着，汉斯——”乔丝爱向仆人发号施令，而他们也乐于听从她。她总是使他们觉得象是在参加演一场戏。“告诉母亲和萝拉小姐立刻到这儿来。”

“是，乔丝小姐。”

她转向梅格。“我想听听钢琴的音对不对，万一今天下午人家要我唱歌呢。我们试一遍《烦闷的生活》吧。”

砰！塔—塔—塔—迪—塔！钢琴的声音猛地响得激动人

心，乔丝的脸色变了。她两手紧握。当她母亲和萝拉走进来时，她忧郁而又莫测高深地望着她们。

生活多么令人厌烦，
一滴眼泪——一声悲叹。
爱情反复易变，
生活多么令人厌烦，
一滴眼泪——一声悲叹。
爱情反复易变，
分手……在顷刻间！

在“顷刻间”这几个字上，虽然钢琴的声响哀痛欲绝，她的脸上却绽开了一个光彩焕发，毫无同情心的微笑。

“我的嗓音不是很好吗，妈咪？”她兴高采烈。

生活多么令人厌烦，
希望成泡影。
梦醒魂断。

但这时塞迪打岔了。“什么事，塞迪？”

“请您，太太，厨娘说，三明治签子您预备好了吗？”

“三明治签子，塞迪？”薛立丹太太迷迷糊糊地回答。从她脸上孩子们就知道她没有预备好，“让我想想。”她随即对塞迪肯定地说：“告诉厨娘，十分钟内就给她。”

塞迪走开了。

“好，萝拉，”她的母亲迅速地说。“跟我到吸烟室去。那些名

称我写在什么信封背面了。你替我另写过。梅格，这就上楼去把你头上的湿东西取掉。乔丝，立刻跑去穿好衣服。你们听见没有，孩子们，还是要我等爹爹晚上回来告诉他？还有——还有，乔丝，要是你真上厨房去的话，安慰一下厨娘。今天早上她真吓人。”

那信封最后在餐室大钟后面找到了，薛太太简直想象不出它怎么会到那儿去的。

“你们孩子里有谁从我皮包里偷去的，因为我清楚记得——奶油奶酪——柠檬冻。你写完了吗？”

“写完了。”

“鸡蛋和——”薛太太把信封举得远远的。“看起来象是耗子，不能是耗子。会吗？”

“那是橄榄，亲爱的。”萝拉回过头说。

“是的，当然了，橄榄。那搭配太可怕了。鸡蛋和橄榄。”

她们终于写完了。萝拉送到厨房去，发现乔丝正在安慰厨娘，她看去一点儿也不吓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三明治，”乔丝那欢快的声音说。“你说过有多少种，厨娘？是十五种吗？”

“十五种，乔丝小姐。”

“好，厨娘，我祝贺你。”

厨娘用做三明治的长刀把渣屑堆在一起，脸上堆满了笑。

“高德伯糕点店的人来了。”塞迪从食品室里出来宣布说。她看见那人从窗下走过。那就是说奶油松饼送来了。高德伯糕点店的奶油松饼闻名遐迩，也就没有人想在家里自做了。

“拿进来放在桌上，姑娘。”厨娘命令道。

塞迪拿进奶油松饼又回到门口去了。当然，萝拉和乔丝已

经太大了，不会真的喜欢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她们还是禁不住认为那些松饼看上去令人垂涎，真的。厨娘开始摆盘子，抖掉松饼上多余的糖霜。

“这让人想起过去所有的宴会，是不是？”萝拉说道。

“我想是的。”讲究实际的乔丝说。她是从来不愿多想往事的。“它们看来又松又软，我得承认。”

“一人来一块，好小姐，”厨娘用令人舒服的音调说，“您妈咋知道哩！”

噢，不可能。想想看，早餐刚过又是奶油松饼，想想都够让人打颤。尽管如此，两分钟后，乔丝和萝拉都在舔着自己的手指，脸上那种专心致志的表情，那是只有吃了打过的奶油才会有的。

“我们从后门到花园去吧。”萝拉建议。“我想看看那些人把帐棚搭得怎样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好人。”

但是后门堵塞了，厨娘，塞迪，高德伯糕点店的伙计和汉斯都挤在那儿。

出了什么事。

“嘖—嘖—嘖，”厨娘象只受惊的母鸡在叫唤。塞迪用手捂着脸腮好象牙痛。因为要努力听懂，汉斯的脸皱作一团。只有高德伯店的伙计似乎很得意，事情就是他说的。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吓人的事，”厨娘说。“死了一个人。”

“死了一个人？在哪儿？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但是那伙计不会让人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抢走他的话题。

“就在这儿下头的那些小房子里，知道吗，小姐？”知道吗？当然，她知道的。“好，那儿住着一个年轻人名叫斯考特，是个赶大

车的。今天早上在豪客街的拐角上，他的马看见一架拖拉机，受惊了，把他甩出车来，后脑勺着地。遭了难了。”

“死了！”萝拉瞪着那伙计。

“他们去抬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高德伯店的伙计兴致勃勃地说：“我来的那当儿他们正把尸首运回家去。”然后他对厨娘说，“他留下个老婆和五个小的。”

“乔丝，上这儿来。”萝拉抓住她姐姐的衣袖，拉着姐姐穿过厨房到绿毡门的另一边。她停下来，靠在门上。“乔丝！”她说，惊魂未定，“我们怎么样才能停止这一切哪？”

“停止这一切，萝拉！”乔丝叫道，很惊讶。“你说什么？”

“不举行花园茶会了，当然的。”为什么乔丝还假装不懂呢？

但是乔丝更加惊异了。“不举行茶会？亲爱的萝拉，别这样矫情。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做。没人指望我们这么做。别太过份了。”

“就在我们大门外死了人，我们还怎么可能举行宴会呢。”

真是过份了，那些小房子挤在一个胡同里，在山坡下面，坡上是薛宅。中间有条大路。真的，是太近了。它们是那么刺眼，根本没有权利来作邻居。它们是些简陋的漆成巧克力色的小房子。院子里的小块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白菜帮子、病母鸡和番茄酱的罐头壳。它们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都一派穷相。一小片一小缕的，不象薛家烟囱冒出的大股银色的笔直的浓烟。那胡同里，住着洗衣妇，还有扫烟囱的人，还有一个皮匠，还有一个人，他的房前密布小鸟笼。孩子们成群地挤在一起。薛家孩子小时是不准去的，因为怕学上粗话，怕传染上什么病。但是他们长大以后，萝拉和劳利散步时有时穿过那里。那肮脏贫困的景象真令人厌恶。他们走出来时总是不寒而栗。不过人还是必须什

么地方都走走，什么事都见见。所以他们从那里穿过。

“只要想想，那可怜的女人听着乐队有多难受。”萝拉说。

“噢，萝拉！”乔丝开始真的着恼了。“要是每回出事你都要取消乐队，你的生活就太紧张了。我完全象你一样难过，一样地同情。”她的目光变得冷酷了，她看着自己的妹妹就象小时候打架时那样。“感伤不会使一个喝醉的工人复生。”她柔和地说。

“喝醉的！谁说他喝醉了？”萝拉气呼呼地面对乔丝，就象这种时候她习惯说的那样，她说：“我马上要上去告诉母亲。”

“只管去，亲爱的。”乔丝轻轻地说。

“母亲，我能进来吗？”萝拉转动大的玻璃门把。

“当然，孩子。怎么，什么事？怎么脸这么红？”薛立丹太太从梳妆台前转过身来。她正在试一顶新帽子。

“母亲，有一个人出了事，死了。”

“不是在花园里吧？”她的母亲打岔道。

“不，不是的。”

“噢，你吓坏我了。”薛太太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然后取下那顶大帽子，放在膝上。

“可是，听着，母亲，”萝拉哽咽地说，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讲了那可怕的事。“我们当然不能举行宴会了，对不对？”她请求着。“要来乐队和那么多人。他们会听见的。妈妈，他们几乎算得上是邻居啊！”

使萝拉惊异的是，母亲的行为和乔丝一模一样，更难忍受的是，她似乎觉得有点好笑，她不肯认真对待萝拉。

“但是，我亲爱的孩子，通情达理些吧。我们不过偶然听到这事罢了。要是有人正常地死去呢——我简直不懂他们怎么能在那些小破窟窿里活着——我们还是应该举行宴会的，对不